

史記

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

○索隱曰左傳曰畢公高與周同姓文王之伐紂而高封

於畢長侯爵西地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

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

右以伐霍取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

大矣○索隱曰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

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

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

彌大徙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釐字武子

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

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

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

干亂行魏絳修厚楊干○索隱曰左傳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

今厚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

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

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

○索隱曰昭子魏絳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強公室甲晉

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

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

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其後

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

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後而代○索隱曰後他本亦作多蓋字誤

則後是襄子中間少簡子○索隱曰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索隱曰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索隱曰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索隱曰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索隱曰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索隱曰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索隱曰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後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桓子名襄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

伯分其地○索隱曰桓子名襄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

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桓子名襄子魏文侯元年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

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

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

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

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

合事下用則去之楚越若吮躡然李荷其同之哉子擊不悻而去

西攻秦至鄆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

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文

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執也秦嘗欲伐魏或曰

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

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

非成則璜○索隱曰璜音廣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

謀戚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

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

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程璜之家程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

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程璜忿然作色曰以耳

目之所親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呂拔無使守之

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

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

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

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目之子惡得與

魏成子比也翟璜遠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

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今在魏陰晉更名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

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梁縣有注城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

名世武下魏陰晉更名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武侯之十四年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

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

立九年翟敗我于澮澮水之側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

威王初立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

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

武侯卒武侯之二十六年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

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紀年云武侯元年

韓懿侯曰侯之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

魏瑩得王錯徐廣曰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

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濁澤在魏氏大敗魏君為趙

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述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

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

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

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

目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言及俗諺曰此蓋古人之二年魏敗韓

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武家二韓魏以和

○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效魏水濁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

所敗徐廣曰秦年表六年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然義臺見

莊子可馬鹿亦曰臺名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

孫座徐廣曰年表云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

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鄒十五年魯衛宋鄭

君來朝索隱曰年表魯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後都之遂改

號曰十六年與秦孝公會和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

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

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

日年表云二十七年丹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曰魏文

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

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

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黃向也徐子外謂太子曰巨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

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

與馬陵異齊廣魏太子申殺將軍涓遂大破之三十一年秦

趙齊共伐我九月秦衛鞅伐我西十月卅卅伐我北都王攻衛

鞅我師敗績是也然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

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徐廣曰今汝儀○秦隱曰紀年以寫惠王九年蓋誤也甲以公子

赫為太子三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

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也惠王數被於軍旅甲禮厚幣

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搦

於外太子虜上將死一國以空虛以着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更不遠千里細細曰必長老之言之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  
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

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元魏年云惠成王三  
子襄王立○本襄王名嗣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相王也

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二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  
陰○徐廣曰郡圍我焦曲沃于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川父城有

也○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七年魏盡  
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

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十三年張儀相魏魏  
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

儀復歸秦○魏惠成王和儀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  
為五十二年今案占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

十七年卒大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  
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若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

王生昭王即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之  
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

年包哀王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與我觀津五  
年秦使擣里子伐我曲沃○索隱曰擣里子秦昭王走犀首岸

門○徐廣曰擣里子有岸岸○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六年秦求立公子  
政為太子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政齊○徐廣曰年表云擊

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魏年衛君患之如耳  
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

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關與○徐廣  
上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

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醉衛不如以魏醉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  
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  
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醉衛不

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且竊料之先言醒衛者必

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

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破儀魏章皆歸于魏昭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醉公公田文也楚相

昭魚謂蘇代魚昭犀首也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

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

也子即魏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

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

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

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

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

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

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

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

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

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

蒲反陽晉封陵作晉陽封谷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子我蒲反

十八年與秦伐楚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

谷徐廣曰一二十三年秦復子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昭曰

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

伊闕二十四萬六年子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如以詐重昭曰

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

齊滅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與秦趙韓魏共伐齊敗之濟西尋

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二年秦拔我安城兵列

去徐廣曰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

立安釐王名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

立安釐王名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

立安釐王名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

立安釐王名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



大梁下韓來救子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

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勿魏將段干子請子秦南陽

徐廣曰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墮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使欲地者制墮使欲墮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

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

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

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鄴立徐廣曰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

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勿孰賢對

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勿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

也今以無能之知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

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

琴說楚作伏琴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

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

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相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

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

灌平陽魏相子御韓康子履魏相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

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

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

索隱曰易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音以歲反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案

反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乘而

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

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

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

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疆足以為與也

索隱曰與謂許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

與為親而結和也

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騎音奇禮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云中屋騎危蓋引屋以避兵也生座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程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

史記四

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

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索隱曰戰國本或作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

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

關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富及謂前年秦韓相攻關與而趙者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

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

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指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

道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倫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所行甚遠

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作攻戰國策見作致軍言致軍權難也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

大梁右蔡左○徐廣曰無此字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

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備武邢立邢立○徐廣曰在平臯城危津以臨河

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立危成此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內汲

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立危成此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內汲

秦國自及亦作波及有鄭地徐廣曰成身得垣雍在卷廣曰垣雍

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也秦之欲誅之又矣秦葉陽

昆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平聲使去聲隨安陵氏而亡之繞

舞陽之比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心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二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之河南縣縣有注成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邨軍

時鄭地之葉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曰在宛縣非也以至子今

秦七攻魏五入園中徐廣曰一田圃田鄭數徐廣曰在宛縣非也邊城盡

拔文臺徐廣曰一田圃田鄭文臺臺名列士徐廣曰在宛縣非也陶衛

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或作中徐廣曰在宛縣非也所士於秦者

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在宛縣非也秦乃在

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

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

成也音足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

以講識亡不聽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議猶知也韓策云韓知

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日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

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

於其窮徐廣曰韓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

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

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其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

不父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

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

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

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公孫喜因謂魏相曰

策索隱曰戰國策作蘇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

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

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

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云安釐王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

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

鄴徙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行徐廣曰十五年

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

之徐廣曰二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

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

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者索隱曰譙周云以子所開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

王假孫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為姓人名始賞盈數自正胤裔繁

昌世載忠正楊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強盛大梁東

徙長安北偵郊既無功印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史記世家十四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

○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

謂韓矣出祖則是韓而先戚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

曰韓氏子則武子本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

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相叔之子即

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

別有相叔已下蓋吾子之賜亦言相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

則與太史公之意亦不遠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

生與厥生庶子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

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

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

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

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

于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

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崇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

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

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厥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

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

國之政卒居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

氏全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

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平子名頃宣

在山西宋忠曰貞子字簡子代○索隱曰系本平子名頃宣

今河東平陽縣○索隱曰系本平子名頃宣

名頃宣系本平子名頃宣

子代○索隱曰康子與趙襄子魏相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

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

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景侯庚元年

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

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列侯三年肅政殺

韓相俠累○索隱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九年秦伐我宜陽

取六邑十二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系文侯九年無是歲魏文侯

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

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

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

相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焉曰鄭故戰國六年韓嚴執

其若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

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為韓山堅懿侯二年魏敗我馬

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十二年懿侯

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魏

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立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

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如亦作地

大夫而王鄭亦云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

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早作高門屈宜曰○詩憤曰屈宜曰曰

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口也人固有利不利

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早昭侯不以此時

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羸○徐廣曰時襄二十六年高門

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年昭侯七年與鄭

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

之卒下毀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局以為宣惠王之年又上

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宣惠王五年張儀

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釁○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

紀年云其敗當韓威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

敗我鄆○徐廣曰鄆音於流反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鯨申差於

濁澤○徐廣曰一云鯨申差長杜有濁澤○索隱曰鯨音慶亦作鯨韓氏急公仲謂

韓王曰○索隱曰名公仲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

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

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

隱曰警戒也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楚王聞之大

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

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大

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

言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

○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也必不為馬行以來○索隱曰

○索隱曰言韓以楚不為馬行而來言不同心也○索隱曰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

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

韓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

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

重其幣謂韓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驛志於秦

不穀將以楚徇韓也○索隱曰徇從死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

行○索隱曰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

楚也王性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

非元第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

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

欺強秦而信楚之謀且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

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上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岸門

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與秦共攻楚○徐廣曰

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曰故楚是歲宣惠王卒太

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襄王九年○索隱曰襄王六年○索隱曰襄王

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佔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

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我武遂九年秦復我武遂

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至咸陽○徐廣曰而還○徐廣曰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

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明死公子咎公子蟻虱爭為太

子時蟻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各曰○索隱曰蟻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

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也公何不令楚王

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

以韓楚之兵秦蟻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各

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楚侯王十七年○索隱曰齊王後元十三年○索隱曰周赧王三年

○索隱曰此亦計楚景季圍雍氏也○索隱曰田元此秦符同然則此

襄王十一年韓其計以上之楚後國一年事也又說楚國雍氏以下是楚前國雍氏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楚韓公仲曰子以秦至

曰秦王之言曰請道用鄭藍田山山兵於楚以待公死不台

於南鄭謂也故智公仲日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謂也

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謂也

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

易與公相支也公亦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

乘楚苑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

公患之司馬庚一作廣曰三及於郢甘茂與昭魚索隱曰楚相國

之也謂也遇於商於其言收重實類有約也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

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窮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

秦昭王謂也立不肯救甘茂為謂也圍韓氏韓使公仲告急於

周謂也周本紀謂也王八年之後謂也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芋戎謂也

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蟻虱也謂也索隱曰戰國策謂也公何不為謂也

質於楚謂也別人為質謂也以替蟻虱也謂也楚王聽入質子於韓謂也

也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蟻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

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秦謂也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

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

於是蟻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公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

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平太

子谷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

子谷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

子谷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

子谷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



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去武遂地二百里十年

秦敗我師于身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函周而佐秦攻齊齊敗

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函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戴救魏為秦所敗

戴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

謂陳筮蘇曰戰國策作莊○索曰事急顧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

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

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敵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

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

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

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

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

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蘇曰二十二年

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

黨五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二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

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

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

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

終於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

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據

侯惠文僭主秦敗修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史記韓世家第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他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他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別

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他蓋他其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他非也他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他傳又云蔡人殺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

又云蔡人殺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

此其身也

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

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

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

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

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

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曰是

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

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

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

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

仲仲生穉孟夷

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

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萊地由是改姓田氏

索隱曰穉少此文

教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而應劭云始食萊於

田則田或田穉孟夷生湑孟莊

徐廣曰一作孟孟莊

索隱曰田湑孟莊

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

齊史記多作逞字

文子卒生和子無字田桓子無字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字卒

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

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

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

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

中行氏及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植黨於諸

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

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茶

音舒又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茶

名夏昭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

公佗子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

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

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

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

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眾追國惠子惠子奔莒

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

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曾飲會飲田氏

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陽曰橐音託置座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

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

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

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

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

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

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

田常成子與監止一作闡字又皆監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

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

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

言嫗之采芑某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執諫簡公索隱曰

名也亦曰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

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女賈逵云即監止常與田氏有郤田

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

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

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

子我聞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六史子餘曰田常非

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  
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一需者疑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

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  
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州齊郡之徐簡公曰

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  
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

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  
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

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  
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

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索隱曰  
國時曰安平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

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  
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晏監止

此亦異然然允南掖春秋陳桓為人行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  
事亦修善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茲雖子七十餘

以長亂事豈然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盤  
哉言其非實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盤

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  
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

有齊國襄子立子莊子白立○索隱曰白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  
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

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  
子後有悼子蓋立午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

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年而有齊國今據素本系  
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桓十代若紀年則悼子及侯田太公相

則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田太公相  
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郝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域伐衛  
取母丘○索隱曰母音貫古國名衛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  
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二年公孫會以廩丘宣公卒子康  
公負立○徐廣曰十一宣公卒子康  
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

平陸徐廣曰東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

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求為諸侯魏

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

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在齊侯太公和

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子桓公午立田侯午生二十二年齊侯公五年

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大臣謂

千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明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

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齊因起立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

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

後奉邑皆入日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

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晉伐我至博陵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

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

而語之曰自子之尸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

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乃

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

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

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

西擊趙衛攻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

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

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

之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

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索隱曰春秋後訓温字作春春氣温義亦相通蔡邕曰凡弦以緩急為清濁琴系其弦則清緩其紡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攬之深也攬音已足反驛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驛音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昔

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

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

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

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

若無失則身名獲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風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風昌故云全昌也

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又舊也幹音幹也考工記作拊幹則

拊音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拊諸藥中是猶以勢令

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

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

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較量也言有常制也較者較量也

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夕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與俱俱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

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鼠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昭淳于鼠之禮卑  
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忌者為其立至也  
必且歷日曠久則系麓能挈石驚馬亦  
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持也 居昔年封以下邳號曰成

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由於郊魏

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

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

臣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

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

宋魯之此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

見侵伐故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

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年

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

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

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

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

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

戰國策作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

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

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陵於

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牟辛並作

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

或如紀年夫之字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

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

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

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

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欲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

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即與系家不

出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

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

晉太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

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

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此年魏戰馬陵戰國

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蚤救之此云騶忌者王功云此時騶

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禾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

侯為宣王又樹稱騶孫子曰○索隱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

思者蓋此說皆誤耳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

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

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

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孫子為帥

救韓趙巨擊魏大敗之馬陵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

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廣曰表曰

博望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表

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王

宋卒也而系家以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

能斷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

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

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

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季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下門城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

講室也往律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制稷音相近耳又稷

齊盟于稷門是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湣王元年秦使

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

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

巧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

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

之公仲黃暈將拔徐廣曰在齊陰宛胎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

寡人寡弟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

母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交臂而事齊



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

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屈巧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巧之弊

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索隱曰此王業也公令楚

王與韓氏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

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

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

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

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

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

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

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

有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

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

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

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

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

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

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

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王

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

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

陽地漢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

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無楚所以形服

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

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

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

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

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

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

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

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

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車轍往還如結也軼國策軼也伏式東

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為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

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

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

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

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

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表云楚取淮王解而去燕將

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

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

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音索隱曰淖因相齊潛王淖齒

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

名姓為莒太史敫徐廣曰音敫家庸太史敫女竒法章狀貌以為非

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之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

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夕之乃敢自言

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

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

生子建太史敦曰艾不取媒因自嫁非五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親  
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親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  
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盡復屬齊齊封田  
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建立  
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  
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秦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  
字皆作燕然此非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  
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  
亡則齒寒今日二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  
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  
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  
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  
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

史四十六

元一

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  
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  
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  
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  
又多子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蒞臣賓  
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  
問也○索隱曰耶音耶謂是建客耶客說建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在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六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齊亦

紂下之亦云田元及常所以比犯二丑口○索隱曰此如字又類律反二君即田公簡公也漸然也蓋若適厭非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於大姜始○索隱曰此如字又類律反二君即田公簡公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管爭疆和始擅命厥遂稱王濟急燕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柏蒼蒼

田敬仲完世家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  
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定古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尊也  
亦無系家者以是聖人而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無系家焉

史記四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其先宋人也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

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言身者是不合禮也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子生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卒六十七歲也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死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處母諱之也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母死乃殯五父之衢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

敢饗子也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且死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至二十四年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而崩讓厲公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父佐戴武宣公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亦莫敢侮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館於是粥於是以餽余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循牆而走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索隱曰安國曰陬邑在魯國

口神聖曰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後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也今孔

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公亦太史公之疎耳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

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

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

叔三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儻軻軒○索隱曰仁人者送人

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說○索隱曰送子以言曰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索隱曰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索隱曰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為人臣者毋

以有己○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己為人臣者○索隱曰王肅曰

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索隱曰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

王兵彊陵轅中國齊大而汰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

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索隱曰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帥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以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平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索隱曰按論語子

齊人



之大人

王肅曰周之初多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

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世法氏三尺

短之至也

幸昭曰惟使兩南魯之別名也

長者不過十之文之極也

王肅曰十之謂三也

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嬖臣曰仲梁懷與

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

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

論語作弗擾

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因囚相子與盟

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

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第

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

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

季相子相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

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

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之書並無此言改相

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

八十一

卷四十七

四

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

近東故西方諸國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

及齊平也索隱曰或與也平成夏齊大夫黎錡言於景公曰魯用

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遷曰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

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

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

隱曰家語作樂人以兵鼓噪為定公音弗謂舞孔子趨而進歷

階而登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

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

視晏子使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

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



不盡一筆

夫而焚惑 釐度者非當誅

○索隱曰魯惑謂經

請命何司

口加法焉

○異處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

恐告其羣

曰魯以君子

○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

人使爲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

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

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得田曰二田文陽田也龜山名陰之

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爲季氏

宰將隨三都○昭二年曰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却○杜預曰東平無鹽

季氏將隨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服虔曰三子季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

入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陽下二子奔齊遂隨費將墮成○杜預

公斂處父○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

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

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

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

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

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八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李暹曰家語作容文馬三十駟

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相子微服往觀冉三將

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諸魯君爲周息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脯乎大夫

脯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索隱曰屯地名而師已送曰夫

史記四十七

五

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

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死敗於人蓋優哉游哉維以左歲

子謂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王於子路妻

兄顏淵鄰家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何鄰是子路之妻兄所

不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

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大當居頃之或諧孔子於衛靈公靈

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孔子恐獲罪焉居

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

缺也索隱曰謂昔所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

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

拘焉五日顏淵後子相安國曰言與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

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

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三終

即過蒲有匡城蒲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王家靈公夫人有南

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

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

子入門比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琅然孔子曰吾鄉

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之禮現而答之子路不說

孔子矢之曰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筆曰見南子昔時不

車臣者雍渠必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索隱曰招搖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色故發此言也李

曰使始德如好於是醜之  
適宋徐廣曰年表公三十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植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

生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此曰天生德者謂性以聖性德孔子

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家語曰

子貢謂東門有人其類似堯曰索隱曰家語曰堯其項類自陶其

有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曰索隱曰堯其項類自陶其

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

願望無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

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身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

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石斨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擊鳥

名斨斨也以石為之八寸陳潛公使使問仲尼語皆作陳惠公非

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在陳則此潛公為是仲尼曰隼來

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元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

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貢使無忘職業

於是肅慎貢楛矢石斨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

大姬韋昭曰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

重也王謂若分異姓而遠方職使無忘服土肅曰使無忘故分陳

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吳俱之韋昭曰故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

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亦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分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

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

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

再罹難寧闔而死闔甚疾蒲人懼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是

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丁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

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

史記四十七

七

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

曰公叔氏欲死以滿適他國婦人有死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

也。素隱曰此西河在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靈公

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

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而孔安國曰言誠有川至三年乃有事者暮年

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

牟中牟蓋在漢陽西佛盼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

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今佛所親以

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也言至堅者

雖在濁亂我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擊一

物當東西南北不得一變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何晏曰黃草器也硤硤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

益也亦無孔子學鼓琴師襄子何晏曰此

語謂之擊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

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

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

黑王肅曰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而而長兮。素隱曰眼如望牟

望王肅曰望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

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華也不隱曰家語云問趙簡子投竇

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犢舜華當作舜華則竇犢字鳴犢臨河而嘆曰美

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

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

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一聞之也剗胎殺天則麒麟

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陰陽素隱曰有角曰蛟龍龍

氣獲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切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史記四十七

八

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在哉乃還息乎嘔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

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陬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王家他日

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明日與孔子語見

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

哀二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

子綏八人襄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

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

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

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已而果然秋季相子病

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

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

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

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定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

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

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

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

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

公欺其巨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

年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

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曰

葉公名諸葉楚大夫食葉於葉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

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

鄭玄曰報葉五寸二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

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桀溺謂子路曰子為

誰曰為仲由曰孔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兒也言當今天且與其從

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

之法者世已之為士擾而不輟鄭玄曰擾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子路以

告孔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

則從辟世之法也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也他日子

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老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植其杖而芸

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云路反至其家

夫人在出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公四年軍于城父聞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

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父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

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

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

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也君子困

窮則濫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

國曰然謂多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

事有會天下殊塗而歸百慮而一致知孔子知弟子有溫心乃

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吾

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

以不信吾豈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

未者孔子曰有是乎由警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

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

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

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

能巧而已下能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

能順人之意

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  
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  
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  
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言志之同也於是  
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聖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口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一里  
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舟求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  
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  
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相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下  
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史記

十一

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  
鳳兮何德之衰鳳鳥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於春秋也  
楚人以鳳為祥也鳳鳥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於春秋也  
孔子曰周行未往者不可諫今行安可復諫止也來者無也也  
國曰自今已而巳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都也也也  
可復治也也孔子下欲與之言也也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吳與魯會增徵百牢素隱曰此哀公六年也  
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也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  
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也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  
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也也也  
兄弟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憂而孔子弟子  
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也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也也也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何其正哉也也也孔子曰野哉由也  
轉好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禮以安上樂以移風刑罰不中則民與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名之事也

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齊景公十一年孔子自衛至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將有為季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

子服虔曰文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以喻所之之配木文子固

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計至此十二年魯季康子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

錯諸枉山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小人自斃矣夫直者謂君子也君子之德也夫直者君子之德也夫直者君子之德也夫直者君子之德也

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

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

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殷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足則吾能

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

可也知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尊太師樂其可知也始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

禮義上



采芣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  
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唯  
王道成之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其眾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以母意何晏曰以道為  
母必何晏曰用之則行捨何晏曰可卒以教絕以母意何晏曰以道為  
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惟所慎齋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皆子空言  
利與命與仁命也仁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不憤不  
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何晏曰孔子與人言必得其人  
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以語之其人思之深也說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王肅曰有本作後音七句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曰唯  
辯而論語作便便朝與上大夫言閤閤知也丑之安國曰中與下大  
力一六十一 史記卷七十一

夫言侃侃如也和樂貌日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

也君召使價使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君命召不俟駕行

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魚饑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不

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

雖童子必變鮑氏曰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而

常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

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稟賦府身獲多十

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文章謂文辭也夫子言天

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元亨曰性者人之所安以生也天道者

後何晏曰言思恍惚不可為形象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文序貌也道

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禮節節約我使我欲不能已竭吾叔矣

其有謂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道父童子曰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魯名五百名家為黨此黨子間之

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御者御人美之辭以

宰日子去不試故藝鄭玄曰宰者弟子名不見用故多伎藝也言魯哀公

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蓋魯田圃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鉏商名非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

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時於常見故

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為名不曰麟也曰河不出圖維不出書吾已

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先此顏淵死孔子曰天喪

予何休曰予死也天喪予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而死此天亦告夫子之微聖人之證世時有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

貢曰何為莫知子何夔曰莫知也子曰莫知天不尤人焉

怨天不尤已不尤人尤而示下學而上達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

乎其德故曰聖人與天地合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

入直君之世不謂物下惡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

言不復言世務也直行中清廢中權子曰弗乎弗乎君子

則矣於是無可適不可謂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

病沒出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

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言夫

子昭春秋以禮為主在士大夫魯魯時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

而指博故吳楚之君曰魯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魯召周

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

後有王者舉而開之表秋之義行則天下亂日賊子懼焉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

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

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到世曰春秋者得堯舜之道者也明歲子路

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道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

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齊方曰太山所而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道之行

也夏人殞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子夢坐奠兩柱

之間子始於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二年生則

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憝遺一老

一老謂孔子也且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王肅曰嗚呼

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索

左傳及家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天子自

謂一人非諸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

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欒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

子異國入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具樹於維維維女貞五味彘麋之

草一作安貴香名出西或五味藥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訣而去索隱曰訣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索

隱曰家語無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

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

子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

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

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

子為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伯魚生後

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

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

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

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

字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

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

博士下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驥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特習

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能去之有本亦作低回義亦通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

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

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灼云折折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曾子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

奔邠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外堂四方取則行誅兩

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泣懿何從九流作鏡萬古欽躅

史記第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索隱曰勝 其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

陳勝者陽城人也 索隱曰 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庸耕何富貴也 索隱曰 庸推云備

索隱曰漢書作燕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

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隱曰

尉官也漢書儀云縣三人其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

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也徐廣曰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

得殺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

兩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弟次弟也應

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成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

音子弟也索隱曰弟且音次弟之弟小顏去弟但劉氏云藉

各以意言蘇說為近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

即舉大名耳謂大名稱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

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隱曰

蕪音機又音初縣名屬市郡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

者降也謂以兵臨蕪而即降也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

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反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屬陳餘皆在

也沛行收兵比至陳志陳餘屬淮陰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理志及秦二十六郡止無陳郡則陳止是也

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獨守永與戰譙門中陳餘之城門蓋謂

名麗譙故曰譙門中非上譙弗勝以守永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

縣之門也譙縣守前已下故弗勝以守永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

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其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

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之以應陳涉乃以吳收為假王也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

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廣小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

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之襄彊為楚王名地理志屬九江

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軍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

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以為三川守洛陽也地有伊洛

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守滎陽是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

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國漢書音義曰房君官也姓

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子曰房也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

蓋誤耳涉始吳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

未置相國之官也周文秦之賢人也文顯曰嘗與項燕軍視日如薄日視

舉動之占也司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

馬季主為曰者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

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曹灼云亭名也在引農東十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曹灼云亭名也在引農東十

魏武帝改為好陽也河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少滹池十餘日

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索隱曰

郭彙注三蒼以為到刺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

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殺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

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

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百等家屬營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

都君趙趙兵亟入關促也。索隱曰趙音促謂催趙王將相相與謀曰

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

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六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

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一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

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符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

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

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勢

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

之燕當此之時諸將又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臨廣

之臨狄人田儋殺狄今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

魏地欲立魏後故齊將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

齊將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

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齊將君咎為

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

秦兵日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

以守滎陽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

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

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

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索隱

志陽城縣屬潁川說音悅凡人名皆音悅郟音談小頓云郟東海

之將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郟別是地名或恐郟當

作郟東海縣故地或見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

伍徐徐廣曰一作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

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

人董緹符離人朱離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

反子史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

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鴈月張晏曰秦之鴈月夏之

文死一二月陳涉死是也示稟荆楚記云鴈節在十二月故因是

謂之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

還至下城父又項氏按郡國志山乘孫有下其御賈莊殺以降秦

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將軍姓呂名臣也

○呂氏春秋荊楚國莊伯令謂者駕令涓人取為倉頭軍起新

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隱曰章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

謂以陳地為楚國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

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

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引兵之方與欲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

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

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以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

身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鄒盜



起布歸者君吳於波謂之蜀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曰池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

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嗾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行為陳王

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遠之貌也沈音長謂多為夥又言暇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惟帳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為沈沈

談漢俗也談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

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引孔叢子曰陳王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負待之妻父怒去陳王以朱弓為

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下吏輒自治之武等以亦所不善者

九一 史記四十八 王 即自驗問不陳王信用之謬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

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言褚先生者非也褚先生曰徐廣曰褚先生述史記如此黃首地形險阻

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

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至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而取河西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

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

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燕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  
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  
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  
臏帶他兒及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  
萬之師仰開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仰並音仰謂秦地形秦  
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  
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索隱  
去槽大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  
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  
鞭笞天下○索隱曰日曠云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  
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史記四十八

六

雞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  
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

自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徐廣曰鑄以爲

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

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信且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誰何猶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

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

振於殊俗然而陳沙鳧牖繩樞之子○徐廣曰田民曰而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阡陌謂千人百人

之中○索隱曰阡陌謂千人百人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

爲旗天下雲會響應轟轟蠶蠶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踐長鍛

東六世





隱曰皇補呂太后以重  
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詎取後宮人

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  
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

呂以為補而以呂祿女  
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

后崩合葬長陵開中記曰  
為合葬不合後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

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  
誘其統一作表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

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北  
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

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  
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  
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索隱曰媼音烏老

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  
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

焉索隱曰媼氏按家墓  
北城襟首在治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

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  
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

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

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替  
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

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  
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

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  
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

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  
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

宮成阜臺索隱曰按是  
平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兩

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侯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

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  
口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倉龍據

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  
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

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  
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

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  
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

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  
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疆

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  
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

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  
軹地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薄

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  
於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

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更  
奉可家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

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  
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

史記四十九

二

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疾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

崩葬南陵在長安東漘水東原上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

望吾十西望以占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在霸陵

曰霸陵縣有霸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星市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

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

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

中宦者志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忍其官

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音尼消反

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

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

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

卒葬觀津索隱曰華廣注史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

於觀津城南人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

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

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史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

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

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

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長安為居也聞

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

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

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

決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丐沐

沐我索隱曰謂乞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

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

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

外戚世家

家於長安故劉氏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將此兩  
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宿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  
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  
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  
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志縣名屬渤海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  
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志縣名屬渤海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志縣名屬琅邪竇氏  
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  
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武帝建元六年  
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全嫖  
王太后槐里人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母曰臧兒臧兒  
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右  
及兒即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  
金玉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

史四九

四

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奇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

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曰入其懷以告

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公帝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

姁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景帝為

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

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

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

囚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音戈謂諭之栗姬曰怨怒謝

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

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

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

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

景帝悲心嗽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嗽音銜長公主曰譽王夫

外戚世家

入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曰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  
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  
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衡曰予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今太子  
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  
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  
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景帝崩太子襲  
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理  
屬魏郡勝為周陽侯○索隱曰地理魏郡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  
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  
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  
廬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  
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  
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  
三人為侯

史四十九

五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

尚平陽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

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徐廣曰三月上也臨水被除謂

過○輒道蓋與遊字相似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類亦云三月被還

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

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

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

強飯勉之即貴無相志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

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

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

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男名據○索隱曰初上為太子

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

嬌○即長公主嫡女也曾祖父嬰堂○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右也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

力焉○徐廣曰即景帝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

世家



矣上愈怒陳皇后欲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曰陳皇后

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兄誅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事而後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而立衛子夫為皇后

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

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太乎平陽公主曰用無

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九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

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

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為冠軍侯志○索隱曰地理號驃

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

家五人為侯及衛右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

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李夫

人早卒帝悼之李少弟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

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燕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

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其母無寵以

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

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

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谷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

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

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

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旌騎出橫城門如海曰橫音光三輔圖云北西頭門乘輿馳

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

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

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士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下車泣曰嗟○索隱曰烏百反蓋核之辭耳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

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明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

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  
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  
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  
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  
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  
同字恐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姊為淮南此二子非劉氏以故  
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雋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  
長子抗為侯世子侯出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  
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詳一曰發干侯○索隱曰  
志發干縣三曰宜春侯○索隱曰名不詳一曰震天下天下歌之  
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時平陽主寡居  
當用列侯尚主與左右議長安中○索隱曰夫者皆言大將軍  
可主笑曰此出吾言常使令騎從駭○索隱曰用為夫乎左右

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索隱曰被動天下主何以  
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索隱曰詔衛將軍尚平  
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  
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索隱曰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也○索隱曰為婕妤下與邢夫人號姬娥○索隱曰反

文云○索隱曰謂之姬娥漢書○索隱曰大言衆人謂之

何扶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容華秩比二千

石者知薄大諸侯王○索隱曰已上秩二千石正二千石是

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索隱曰比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

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曰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娶之去垢馬不必騏驎娶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也得幸天子○後居鉤弋宮

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

耳徐廣曰武帝前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矣○索隱曰此褚先生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

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

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

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

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

活夫人死雲陽宮○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葵丘泉宮南後昭帝起

疑非常人發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

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

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

田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

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宣虛哉

索隱述贊曰禮貴夫婦易叙乾坤配陽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

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如慶流城源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

寶寶善云言自慈已降立嬖以恩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以戚世家第十九

以戚世家第十九

以戚世家第十九

以戚世家第十九

以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五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

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小采

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常宰事時時

與賓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去丘嫂也○索隱曰應劭去丘姓

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

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楚王

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仲兄名真字仲以六年立為高祖六年已

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

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

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

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以元王子禮續楚實太后曰吳王

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

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

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

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主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

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菑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益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

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

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音關取趙之

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立十二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

徐廣曰漢書小采

徐廣曰漢書小采

徐廣曰漢書小采

徐廣曰漢書小采

徐廣曰漢書小采

徐廣曰漢書小采

楚元王世家第五十

于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疑錯以通  
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其相名史曰建德  
先失也內史王澤諫不聽遂燔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公  
行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  
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  
肯入漢邊舉布自破齊還乃并立八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  
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刑與必有慎祥且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滿曰其言名。素隱曰美書申公趙任

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素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

公明引然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侈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

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入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人之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

醢韋孟作程王戊奔德與吳吳遣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

立世挺才英如何趙遂代頌晉趙亡之北所任宜明

卷之元王世家第二十



